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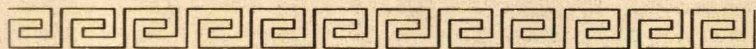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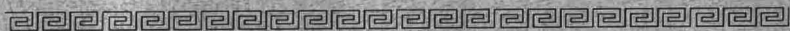
新唯识论

熊十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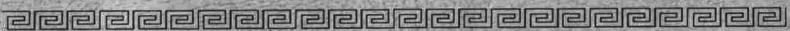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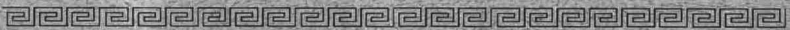
新唯识论

熊十力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年·北京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夙愿。自 1897 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版成绩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馆倾力谋划，经学界通人擘画，并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汲深绠短之忧，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 年 12 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目 录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

题记	3
序	马 浮 5
绪言	7
部甲(境论)	9
明宗	9
唯识	12
转变	36
功能	48
成色上	63
成色下	65
明心上	70
明心下	93

新唯识论(语体文删定本)

题记	133
赘语	134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	136

节录印存上中卷初稿记	152
节录原本绪言	153
卷上	155
第一章 明宗	155
第二章 唯识上	163
第三章 唯识下	178
第四章 转变	195
卷中	221
第五章 功能上	221
第六章 功能下	251
卷下之一	278
第七章 成物	278
第八章 明心上	302
卷下之二	333
第九章 明心下	333
附录	358
读熊十力札记	王元化 399
熊十力先生学术年表	郭齐勇 415
《新唯识论》述评	郭齐勇 420

新唯识论

(文言文本)

题 记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1932年10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行。此即以该版本为底本,并参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等其他标点本点校。

序

夫玄悟莫盛于知化，微言莫难于语变。穷变化之道者，其唯尽性之功乎。圣证所齐，极于一性。尽己则尽物，己外无物也；知性则知天，性外无天也。斯万物之本命，变化之大原，运乎无始，故不可息；周乎无方，故不可离。《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性与天道，岂有二哉？若乃理得于象先，固迥绝而无待；言穷于真际，实希夷而难名。然反身而诚，其道至近；物与无妄，日用即真。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惑者缠彼妄习，昧其秉彝，迷悟既乖，圣狂乃隔，是以诚伪殊感，而真俗异致。见天下之蹟，而不知其不可恶也；见天下之动，而不知其不可乱也。遂使趣真者颠沛于观空，徇物者沦胥于有取。情计之藪不祛，智照之明不作，哲人之忧也。唯有以见夫至蹟而皆如，至动而贞夫一，故能资万物之始而不遗，冒天下之道而不过，浩浩焉与大化同流，而泊然为万象之主，斯谓尽物知天，如示诸掌矣。此吾友熊子十力之书所为作也。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其为书也，证智体之非外，故示之以《明宗》；辨识幻之从缘，故析之以《唯识》；抉大法之本始，故摄之以《转变》；显神用之不测，故寄之以《功能》；征器界之无实，故彰之以《成色》；审有情之能反，故约之以《明心》。其称名

则杂而不越,其属辞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辞,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闢成变之义,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拞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且见观则雨雪自消,朝彻则生死可外,诚谛之言既敷,则依似之解旋折。其有志涉玄津,犹萦疑网,自名哲学,而未了诸法实相者,睹斯文之昭旷,亦可以悟索隐之徒勤,亟回机以就己,庶几戏论可释,自性可明矣。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岂曰以善辩为名者哉?既谬许予为知言,因略发其义趣如此,以俟玄览之君子择焉。

马浮

绪 言

本书拟为二部，部甲曰《境论》。所量名境，隐目自性，此中境者，以所量名，隐指自性而名以境故。自性即实体之代语，参看本书《明宗》章注。不斥言体而云境者，对量论说，此是所量故。然只是将自家本来面目推出去说为所量耳。自性离言，本非言说可及。假兴诠释，故有《境论》。部乙曰《量论》。量者，知之异名。量境证实，证实者，证得其实故。或不证实，应更推详，量为何等，其证实与不证实所由分者，应更致详于量底本身为何。故次《量论》。

书中用自注，以济行文之困。或有辞义过繁、不便分系句读下者，则别出为附识，亦注之例也。每下一注，皆苦心所寄，然时或矜慎太过，失之繁琐。又间用语体文，期于意义明白。注文不能务为高简，恐反失用注之意也。

本书于佛家，元属创作。凡所用名词，有承旧名而变其义者，旧名，谓此土古籍与佛典中名词，本书多参用之，然义或全异于旧，在读者依本书立说之统纪以求之耳。如恒转一名，旧本言赖耶识，今以显体，则视旧义根本不同矣。此一例也，余准知。有采世语而变其义者。世语谓时俗新名词。自来专家论述，其所用一切名词，在其学说之全系统中，自各有确切之涵义而不容泛滥，学者当知。然则何以有承于旧名，有采于世语乎？名者公器，本乎约定俗成，不能悉自我制之也。旧名之已定者与世语之新成者，皆可因而用

之,而另予以新解释,此古今言学者之所同于不得已也。

本书才成《境论》,而《量论》尚付阙如。《境论》创始于民十之冬,民国十年,省称民十。后皆仿此。中间易稿无数,迄今始为定本,历时几十有一年。世变日亟,疾病交摧,十年来,患脑病、胃坠,常漏髓,背脊苦虚,近方有转机。《量论》欲赅续成之,亦大不易。谈理一涉玄微境地,非旷怀冥会,不能下笔。述作之业,期于系统精严,又非精力不办也。

《境论》初稿,实宗护法,民十一授于北庠,才及半部。翌年,而余忽盛疑旧学,于所宗信极不自安,乃举前稿尽毁之,而《新论》始草创焉。余于斯学,许多重大问题,常由友人闽侯林宰平志钧时相攻诘,使余不得轻忽放过,其益我为不浅矣。

《境论》文字,前半成于北都,后半则养痾杭州西湖时所作。十年病废,执笔时少,息虑时多,断断续续,成兹《境论》,故文字精粗颇有不一致者。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明心上》谈意识转化处,《明心下》不放逸数,及结尾一段文字,尤多采纳一浮意思云。

此书评议旧义处,首叙彼计,必求文简而义赅,注语尤费苦心。欲使读者虽未研旧学,亦得于此而索其条贯,识其旨归,方了然于新义之所以立。

部甲(境论)

明 宗

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实证即是自己认识自己,绝无一毫蒙蔽。是实证相应者,名之为智,不同世间依慧立故。云何分别智、慧?智义云者,自性觉故,本无倚故。吾人反观,炯然一念明觉,正是自性呈露,故曰自性觉。实则觉即自性,特累而成词耳。又自性一词,乃实体之异语。赅宇宙万有而言其本原,曰实体;克就吾人当躬而言其本原,曰自性。从言虽异,所目非二故。无倚者,此觉不倚感官经验,亦复不倚推论故。慧义云者,分别事物故,经验起故。此言慧者,相当于俗云理智或知识。此二当辨,详在《量论》。今此唯欲方便略显体故,学者当知。世间谈体,大抵向外寻求,各任彼慧,构画转量,虚妄安立,此大惑也。真见体者,反诸内心。自他无间,征物我之同源;内心之内,非对外之词,假说为内耳。此中心者,即上所言自性。盖心之一名,有指本体言者,有依作用言者,切不可混,学者宜随文抉择。语曰:“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乐。”此何以故?盖满座之人之心,即是一人之心,元无

自他间隔故耳。足知此心即是物我同源处，乃所谓实体也。动静一如，泯时空之分段。此心却是流行不息，而又湛寂不乱。于其流行不息，假以动名；于其湛寂不乱，假以静名。即动即静，无流转相，时间无可安立；即静即动，复无方所，空间不得安立。至微而显，至近而神。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故云至微而显。不起于坐，而遍周法界。华严偈云：“随缘赴感靡不周，而常处此菩提坐。”此喻心虽近主乎一身，而实遍全宇宙无有不周也，故假以明至近而神之义。是故体万物而不遗者，即唯此心，见心乃云见体。体万物者，言即此心遍为万物实体，而无有一物得遗之以成其为物者，故云尔。然此中直指心为体，却是权说，参考《明心》章。然复应知，所言见心，即心自见故。非别以一心见一心也。《中庸》所谓“诚者自成”，《易》所谓“自昭明德”，《论语》所谓“默而识之”，皆即心自见义。心者不化于物，此中义趣，若浮泛解去，便绝不相干。心之所以可说为体者，正以其不物化耳。今于吾人生活上理会，只在生活力之刚健足以胜物而不为物引处，可说这里才是心，亦即说这里才是体。若其人陷于物欲不能自拔，即是完全物质化，而消失生命，便不曾有心，便失掉了固有的本体，只是一堆死物质。故是照体独立，而可名为智矣。心既是不物质化的，所以是个觉照精明之体而独立无倚的，因此把他名之曰智。吾人常能保任此智而勿失之，故乃自己认识自己，而无一毫镕蔽焉。云何自己认识自己？以此认识离能所、内外、同异等分别相，而实昭昭明明，内自识故，故非空洞无物，亦非混沌。故假说言自己认识自己。自己亦是假设之词。由斯义故，得言见心，亦云见体。由斯义故者，即上所说自己认识自己义是也。今世之为玄学者，弃智而任慧。智是人人所固有的，而不知所以保任之，故谓之弃。既弃之，故不了自家元来